

yangguang

xia

xingzou

阳光
下

行走

蔡伟强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蔡伟强 著

阳光 下 行走

yangguang

xia

xingzou

谨以此书为翔安建区十周年献礼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下行走/蔡伟强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15-5782-2

I. ①阳… II. ①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4550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市竞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6.5

字数:255 千字 印数:1~1 800 册

定价: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翔安历史文化悠久，人文荟萃，文学艺术传统源远流长。朱熹“紫阳过化”，在翔安这片土地上留下诸多印迹，翔安因此享有“海滨邹鲁之乡，声名文物之邦”的美誉。现代“红诗人”鲁黎、当代著名散文家朱艾萨克都是从翔安走出去的文学翘楚。还有很多人愿意把翔安的发展，把翔安的生活抒写出来，为翔安的文化之树培几铲土，争取成为文化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几片新叶。

太阳毫不吝啬地播撒光明和热度，遍地都是阳光的果实，勤勉的人收获多一点。收获多一点、温暖多一点、红火多一点、笑脸多一点、灿烂多一点、幸福多一点。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旺盛的精力也是短暂的，头上的白是时间涂抹上去的，岁月的脚步在额上留下刻痕，漏壶里的小沙粒一刻不停地在减少，你的“仓廩”是否随着它的流动而丰实呢？“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是古人的向往，寄托了古人对增长学识和见识的期望。古人如此，今人何尝不是这样？所以有了文化苦旅，有了驴友，有了自驾游，有了“苦行僧”。

读书是一种快乐，行旅也是一种快乐，在阳光下读书，收获的是阳光的温暖和书本的墨香；在阳光下旅行，收获的是太阳的光明和自然的风景。纵然是寒夜挑灯苦读，纵然是骤风雪地冰天，心中坦荡无所畏惧，胸中充满光明，收获的就是另一番“风景”。心当墨，行当笔，瞳孔里的壁画，耳畔里的涛声，汇成指尖流淌的旋律。

一个人不擅长麻将牌九，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喝酒吃肉之上，而愿意独享书香，结伴行旅，偶尔做点善事，这样的心境，这样的意愿，是不是也很有趣味？

“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

行而雨施”，国泰民安、人心思稳。心中有阳光的人是抑不住的，脸上必然灿烂；身上有收获的人是藏不住的，身后必有果实。这几本小册子是笔者近年来阅读《红楼梦》和行旅的若干心得，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探讨。

作为翔安区第一批建设者，在建区十周年之际，总想为这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做点什么。从博客中收录的文章，集结成《红楼梦未完》《一个厦门人在宁波的浮光掠影》《阳光下行走》等三个小册子为建区十周年献礼，文章按写作日期由远及近排版，细心的读者可能从篇后看到时间标识，它的本意在于提醒笔者自己（还有读者）注意文字写作的时间——以节假日为主，部分为出差间隙，因为这个时间段里较少日常事务的干扰。

不到之处敬请谅解！

2012年元旦，2013年五一，2014年10月

做些无用的事情

（代序）

白岩松在《于丹趣品人生》推荐序中说：“平静，正前所未有地成为奢侈品，而除了幸福，我们又似乎什么都有；人人匆匆忙忙向前进，又时常困惑：我要去哪儿？”又说：“喝茶、喝酒、听听琴音，这些事儿有用吗？表面上看，还真没用。”

我说除了“喝茶、喝酒、听听琴音”这些“没用的事”之外，似乎还应该再加上“旅游”，凑成“新四大没用”，因为大家知道的，很多人就是“看景拍照、回家忘掉”，就图个曾经“到此一游”的虚名。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新四大没用”与城里开咖啡店、辞职去西藏、丽江开客栈、骑行318线“新四大俗事”，并成一对儿。

白岩松还说：“从这个时代的追求来看，升官、发财、出名，要做就要做与此有关的事儿，因为有用，而一个人喝喝茶、喝喝酒、听听琴，实在没用。因为，一个人在那儿，既不创造财富，又不营造关系，于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甚至被当作是可怜的。”

“太多有用的事把无用的事推到边缘。人群中，人们只愿意结识对自己有用的人。名片上的身份决定了哪一张因无用而该撕，哪一张又因有用而该留。有用的人被人人需要，人群中有趣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甚至时间长了，我们的人生都开始干涩无趣起来。无用的事或人，真的无用吗？”

有一次出差（西安），老婆颇有微词，天那么冷、空气那么污浊，干嘛非得去呢？从这里才引发出对出差的思索。其实在我的心里是藏着一种追求的，那就是享受一种放松心情的平静，在平静中领略自然风景，在放松中陶冶心情。

因此我把每一次出差的机会都当成一件“宝”。

除却工作，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人生就是一段路，或长或短，或弯或直，要么让身体硬朗地行走，要么让灵魂高贵地云游。你能触及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是一种阅历。旅行，亲历各种不同的风景；读书，领悟各种不同的人生。只要在路上，光阴就不是虚掷，幸福就会光临。

行走，就是一个背包、一双脚、一颗心、一条路。引导我们向前奔的是爱，是心，是信念，是理想，行走自有力量。幸福不过是对当下最勇敢的体验与尝试，切断肝肠寸断的过往，封住虚无缥缈的未来，只为当下这一刻的体验。

一次振奋人心的旅行，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愉悦，更能振奋未来的人生。用行走与世界交流，用双脚来丈量天地，欣赏世界便是欣赏自己。如果心在远方，那么只有在路上才能与自己相遇。

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踏上一场属于自己的旅行。生活是座顾虑重重的迷宫，而旅行则是与自己最私密的交谈。现实中的我们有时每一步都举步维艰，只有逃离桎梏（zhì gù）的旅行才让我们心无旁骛地走自己的路。

旅行的意义在于传播文明，文明需要文学来传播。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表达人们对各个地区的心灵体验，提炼和过滤人们的地区情感，以典范的语言来流露这种情怀。

自然区划、行政区划和文化区划，它们的互动和交错，造就一个地方的风貌。人们对各地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感受很多来自于文学。文学赋予不同地区的空间意义，美食赋予了地区特色，也成为文化的载体。

把出差当旅行，把旅行当做宝；在阳光下行走，收获阳光果实。害怕把每一次的出行当成消遣，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必须把每次出差、旅行的风景和感悟化为笔下的零碎风情，升华为行旅的收获，变为“传家”之宝。把无用的东西当成“传家宝”，这些“宝”真的就无用吗？

目 录

总 序 / 001

代 序 / 003

阳光下行走

一个普通人的“中国梦” / 003

大嶝小镇 / 014

“洋味”哈尔滨 / 026

花 河 / 039

大连小记 / 052

幸福旅顺 / 065

小嶝岛地质奇观即将消失，亟待保护 / 076

秀起东南第一巅 / 081

美峰忆趣 / 088

江南 style 与厦门菜品（一）

——略说同安肉茸、沙嗲面和东寮豆干 / 094

江南 style 与厦门菜品（二）

——略说柴梳饼、姜母鸭和同安封肉 / 107

蓬莱探幽 / 118

东关街印象 / 144

我要去桂林 / 160

梦回大唐 / 185

日出 / 201

同安老街巷

同安老街巷 厦门最闽南（一） / 217

同安老街巷 厦门最闽南（二） / 234

阳光
下
行
走



一个普通人的 『中国梦』

几天前从厦门北站接小子回家，心里充满喜悦和疼爱，高兴之余忽然想起，父子两代同为大学生，整整相差30年。这是一个普通人的30年，也是改革开放的30年，更是一个普通人追梦的30年。

30年前的1981年，本人这个出生在同安农村的“穷二代”终于如愿以偿地跳出农门，成为当时社会的“骄子”；30年后的2011年，小子顺利地考入本一的大学。30年前的1982年，本人第一次跟随春运大军从他乡踏上回家的归途；30年后的2012年，小子也是在春运期间回家过年。

30年前的生活至今还历历在目，仿佛刚刚过去没几天，仿佛就是昨天发生过的事情，有时夜里做梦还能梦见大学生活和考试的场景。时光如梭、世事如烟，白云苍狗、迅如过隙，30年弹指一挥间。

忆往昔，看时代变迁。

1981年9月7日傍晚，提着简单的铺盖卷，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和50元钱，由爹妈送到集美火车站，寻见几个同一所大学的同乡，结伴登上开往鹰潭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到达三明。

一路同行，又是同乡，大伙不免互相打探，当同乡们得知我有父母送行，还有50元钱去上学时不由得好一阵羡慕。

也是的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父母是双职工，虽然每月只有38元钱工资，但与纯农家庭相比，吃饭管够，油、盐、酱、醋、茶也基本保证，遇到大队部放电影，家里就像过节一样，煮一锅干饭，偶尔还能买上一斤肉解馋（一斤肉七毛八），这样的待遇经常惹得村里的孩子眼红。

当时的人习惯盛上一大碗饭（比八角公鸡碗更大一些碗）、不论干稀，或者蹲在门槛石上，或者房前屋后到处转悠。碰到干饭配肉的日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更是满满地盛上一碗，使劲压实了，里面埋上两块大肥肉，端



八角公鸡碗

着碗，炫耀着出家门。一群孩子聚到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互相盯着手里的饭碗，每当这时，我的一双筷子总是时不时地从饭堆里挖出一块肉往嘴里塞，吃得满嘴流油，勾起其他孩子的馋虫，双眼下死力盯着上下咬合的嘴，不自觉地跟着嚼动，甚至还哧哧有声，手里的稀饭汤倾出来都未能发觉。

真不好意思，在这里不是炫耀，这些场景都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也不总是别人看着自己吃肉流口水，自己也曾经央求好伙伴出门的时候把米饭压实一点，带出来好分两口吃的，这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上了大学，国家对大学生有照顾政策，每月29斤大米，外加16元钱的助学金。许多同学就以这29斤米、16元钱打发1月的生活，记得当时最基本的午餐就是四两米饭五分钱青菜，每周固定在周三和周六各加一毛菜金，吃一点荤腥。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学生的菜金逐步增加，由最初的每天两毛钱增加到4毛钱、增加到5毛钱、8毛钱，甚至可以达到一块钱。每个学期4个月

左右，父母要供给60~80元钱，连同助学金，一个学期的费用120元左右。这120元就是一个学期的全部用度，吃、穿、用、买书、坐车，放假还要带上一点三明的土特产回家。

前两天，几个校友聚会，端上一盘菜，“又吃洗必泰”，这句话就从我的嘴边很自然地溜了出来，由此勾起大家回忆当时学校生活的话题，记得当时厦门到三明的火车学生票价是两块九毛钱，福州小吃锅边糊一碗一毛钱，牛奶一杯也是一毛钱。

而说起这个“洗必泰”又是一段小故事。记得1982年春季，天像漏了一样，老天爷补也补不住，连着下了几十天的绵绵春雨，三明当地的水叶菜烂秧了，发不了芽，食堂里吃不到新鲜的菜蔬，大厨们只能将就着每天煮一些干菜，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便宜又便于储存的海带就成了食堂的首选。

刚刚上大学的新生们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菜鸟”们又比较守规矩，大家都来午休。宿舍的同学带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天中午半个小时的小说连播成为“菜鸟”们消遣的固定节目。播的是什么小说已经记不得了，抹不去的记忆就是节目中间插播的广告总是准点播出，女性洗护用品“洗必泰”。现在回想起来，“洗必泰”应该是类似于“洁尔阴”一类的“东东”。

天天的海带汤，天天的洗必泰，腻了吧！

从此以后，“洗必泰”就成为海带的代称，说起来是那样的自然和不加修饰。

大学时代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就是雷打不动的打球运动时间，运动量大，又是长身体的阶段，学校膳食的荤腥、油水少，夜长腹饥。学校的老姨妈总是招着下自习的点儿挑着热气腾腾的锅边糊到后山宿舍区叫卖。学校牧场除了供应教职工外，也向牧医系的同学供应一部分巴氏消毒奶，算是对畜牧兽医同行的照顾。穷学生没有多余的钱，菜票可以抵现金。这种办法据说是当时所有大学生的通行做法。

后山是教工宿舍区，教师和牧医系的学生共享一个餐厅，食堂供应的菜肴比花果山学生食堂的略好一点，丰富一点。食堂和牛奶算是对牧医系学生的教室、寝室建筑差一些的“补偿”吧。也有人说畜牧兽医系的师生要经常与猪、鸡、鸭和牛、羊打交道、做实验，这些猪、鸡、鸭就是实验的“下脚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些“下脚料”的去处，我不说你会懂的。所

以教职员工往往与牧医系是住在一起的。

当时的福建农学院刚刚从十年浩劫中恢复过来，学校就设在三明荆东，劈山建设校舍。学校由花果山和后山两组建筑组成，建在两座山头上。花果山是校部，一色的钢筋水泥楼房，后山则是教工宿舍区、牧医系、学校实验牧场、实验草场。

学校每两周都在后山操场放一场露天电影，《蜜蜂的故事》是每届新生必看的入学教育内容，因为它是农学院投拍的科教电影，也是全国农业院校“王牌”系——养蜂系学生的入门课。教工宿舍楼门卫处还有一台十八寸的黑白电视机。在老女排三连冠的辉煌时期，每逢女排比赛，门卫阿伯就会把电视机搬到室外的操场边，广场上挤满牧医系的学生。郎平的大力扣杀，福建“双姝”技术有高招，她们的传接和发球常常是袁伟民教练在关键时刻的“秘密武器”，每当听到广场上传来震山的声响，就是中国队得分的时刻。

由于生活学习都与教职员工同处后山教工区，牧医系的学生常常占有地利与人和，惹得花果山学生区其他系学生羡慕。但牧医系的教室和宿舍却是全院最差的，其他系的教室和宿舍是楼房，牧医系的却是在山头上削出一块平地盖起的平房，前后左右不是山林就是牧草，不是山坡就是山沟，夜里常有小动物光顾，长虫爬入宿舍的事也发生过几次，把同学们吓坏了。

三明是内陆山区气候，夏天闷热，冬天阴冷。三明平房的瓦片又不比闽南的红瓦片，是粉煤灰烧成的，又黑又薄，既不保温又不隔热。

牧医系的宿舍一间住八个人，前后各一盏60瓦的白炽灯。冬天里大家凑合着挤在宿舍里看书学习还可以，最难熬的是夏天，尤其是期末复习考试的阶段，正是三明最热的时节，从上午十点开始，大地蒸腾，一直要持续到夜里十点以后，热气才逐渐散去。当时的教室连吊扇也没有，白天上课时偶尔从山沟里会吹来一阵凉风给师生们降降温，醒醒脑，入夜以后就没有这种“福利”了，只能等它慢慢散热。

据说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教室、寝室双空调是填报志愿的选项之一，是经济、社会进步了还是现在的天就比那个时候的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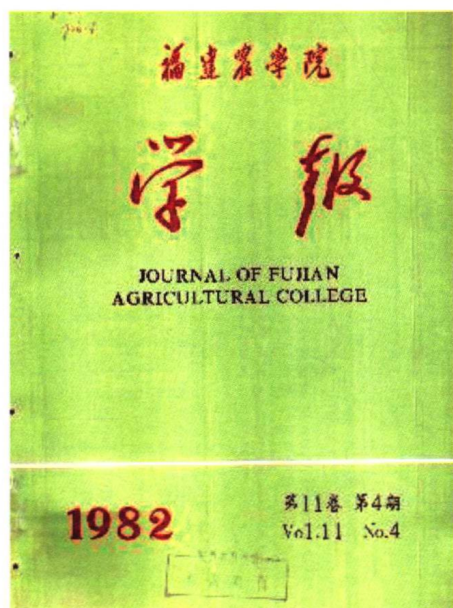
太阳下山后，大地和屋面的灰瓦片开始释放白天吸收的热量，夜里十点以前的教室和宿舍就不要进去了。因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夜里十点后到教室去复习功课，往往一直读到凌晨一两点钟。

这是叫高温给逼的，有谁愿意在三更半夜去“头悬梁、锥刺股”？那个时代就是这种条件，大家都盼着改革开放能带来一些实惠的东西呢，梦想能不能实现？

如今当年的同学互相打听，居然都养成熬夜读书的习惯，过了零点，思维更清晰、更敏捷，只是早晨不容易早起，都把早起早上班当成一种“痛苦”。

纵观四年大学的学业倒是有一项纪录，有机化学的结业试考取满分，是学院若干年来唯一产生的好成绩，这得益于在中学时代对化学的喜爱所打下的基础。这项记录还常常被本人拿来谈资，还老生常谈，用来教育子女，进行“励志”教育。不知道这种“励志”方法在现在这种时代会不会 out、会不会被灌水？

80年代大学生的学业普遍都抓得比较紧，这可能与当时的条件有关。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 QQ，没有“围脖”、推特、面谱，连电视机、电视节目都很少，既没有多余的钱喝酒、吃饭，又没有“读书无用论”的干扰，所以课余时间不是运动就是读书，不是学文化就是练身体，只怕毕业后不能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就怕学不专、业不精，不能担当一名专业技术



学报



青瓷提梁壶



聚雅堂之家